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六十四
至六十六

13
849
121



門 4 3
849
卷 121



册 元 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二十五

機畧第四

後魏李先明元永興中爲安東將軍與上黨王長孫
道生率衆襲馮跋乙連城尅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
龍先言於道生曰宜審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

冊 元 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一

尺圍用填城塹攻其西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

蒲城侯崙太武時爲統萬鎮將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旣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

沛郡公禎爲司衛監從太武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

古弼爲安西將軍從太武征赫連定駕至平原次于涇南遣弼與侍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定安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遇弼僞退以誘之太武使高車勃馳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

陸侯爲內都大官安定盧永劉超等聚黨萬餘人以叛太武以侯威恩被於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太武曰秦川險絕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惠故頃年已來頗有叛動今劉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爲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

畧定之於是俟單馬之鎭超等聞之大欣以爲無能爲也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驚初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設備甚嚴俟遂縱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俟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

之太武大悅

源賀爲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賀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藏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相率歸降外援旣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爾太武曰善於是遣賀率精銳歷諸部招慰下三萬餘落獲雜畜十餘萬頭及圍姑藏繇是無外慮故得專方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後爲征南將軍時詔都督三道諸軍屯於漠南是時每歲秋冬遣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

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畧大將二人以鎭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爲便不可歲嘗舉衆連動京師令朝廷嘗有北顧之慮也事寢不報劉潔爲尚書令從太武破蠕蠕大檀于雲中潔言於帝曰大檀恃衆雖破膽奔北必不懼往敗將復送死

請收田訖復一大舉東西並進爲二道討之帝然其言

濟陰王新成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縱擊俘馘甚多

李崇孝文帝時爲安東將軍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騷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於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後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時梁人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水勢日增崇乃於碭石之戍間編舟

爲橋北更立船數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
番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
之北連伏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
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

中山王英初爲梁州刺史孝文時梁州民李天幹等
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
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夜
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
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
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台擊破

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
少人皆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
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心謂有
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會蕭懿遣將伐
獠英統軍爲其所敗後英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被
勅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兵留後遣使與懿
告別懿以爲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
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
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後與邢巒
討梁將齊苟仁于懸瓠城英旣次義陽將取三關英

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尅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卽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吏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梁遣其冠軍將軍彭瓮生驃騎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攻爾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瓮生等旣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

擊黃峴梁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梁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卽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人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

尉元孝文時爲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元上表曰臣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左海岱旣平仍忝徐岳素殮尸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尅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

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既固而承等推屈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靈威遐被罪人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勅勲負釁南叛每懼姦圖狡誘同黨愚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先薛安都以徐州內附以元與孔伯恭赴援元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藩不有積粟彊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

師徒悉動不敢窺關淮北之域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尅定更運軍糧元又有表曰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此之戍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抗拒或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明從淮南到鎮稱劉彧遣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二千來循宿豫臣卽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明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

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罷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畧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繇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趣青州路繇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卽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南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尅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愚臣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斃勞永逸

傅永孝文時爲豫州刺史平高將軍王肅長史齊明

帝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卽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卽夜分兵爲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趣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漣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

送於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茂永適還州肅復令永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茂至卽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爾旣不測我之虛寔足喪其膽執僞足矣何假逐之獲叔

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

奚康生孝文時爲中堅將軍討吐京叛胡辛支追至車突谷康生詐爲墮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數十人胡遂奔北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馳馬以數萬辛祥爲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梁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衆情大懼祥從容曉諭人心遂安時出挑戰僞退以驕賊賊果日來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刃交下賊大分散擒平虜并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

楊椿爲平西將軍時秦州羗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叛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溪自固或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畧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推所以深竄者正避死爾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必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而傳其首椿弟津爲定州刺史時賊帥薛脩禮杜維周殘掠州

境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田益宗爲征虜將軍宣武景明初梁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梅與之等擊之獲其二城益宗上表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

莫之捨皆拯羣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颼無以速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嘗以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於轉輸兵甲疲於戰鬪事救於口前力盡於麾下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碁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畧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繇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

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尅之必矣宣武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其釣城積聚梁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者千五百人食米運舟焚燒殆盡

源懷景明中爲車騎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奏曰南賊

遊魂江揚職爲亂逆肆厥狂背月滋日甚貴臣重將
靡有孑遺崇信姦回昵比闔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
蕭寶融僭號於荆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
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
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
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期
吞并之會乘厥蕭牆之釁藉其分離之際東據歷陽
兼指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荆郢然後奮雷電之威布
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
舉昔王濬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

其任則勅敵也若使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
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業七百而已
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
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若之何今寶卷
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蕩江區寔在
今日臣受恩旣重不敢不言詔曰不君不臣江南嘗
弊有粟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將欲亡之諸藩又願取
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仁者不爲且十月
五日衍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假
令天罰寶融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亡遺孽

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得邊書繼至殄瘁之氓理須救接若爾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加慰勉令妙合邊算也以衍事克遂停正始中蠕蠕寇邊詔懷禦之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懷旋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比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于時

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韋布之士與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較長短固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承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藩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士溢盡遺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簡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耳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

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泐凝厲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宣武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

任城王澄宣武時爲鎮南大將軍揚州刺史表曰蕭衍類斷東關欲令灤湖泛溢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戰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

之觀事貴應機經畧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旣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

澄弟嵩宣武時爲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嵩表曰蕭寶融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于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寶融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平之後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垂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

一舉而收緣漢耀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竚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梁武尋克建業乃止

安定王燮宣武時爲征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羗小戍及改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羗魏兩民之交許維水陸之際先漢之左

輔皇魏之右翼形勢名都實惟西蕃輿府今州之所在豈惟非舊至乃居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噂喑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源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木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培植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爲已不以爲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况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過年災緣此契關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鑒遠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

蕭寶夤爲撫軍將軍宣武時梁武遣將康絢於浮山堰准以灌楊徐除寶夤都督東討諸軍事堰旣成淮水溢將爲楊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

邢巒宣武時爲安西將軍旣平蜀巴西乃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旣絕惟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

羣劇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錄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旣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阻劍閣今旣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旣出綿竹彼卽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嘗多不守况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

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克浚城淵藻復何宜城中
坐而受困若其出關庸蜀之卒唯便刀稍弓箭至少
儼有逢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
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
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
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
之初壽春馳欵先歲命將義陽克關淮外旣以風清
荆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贊休
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
境佇被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謀自

許指臨漢中唯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
憑國威下伏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逕
度大劔旣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
化之民飄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
匱未宜前出爲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爲寇今若不
取後圖恒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寇如其無功分受憲
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
乘可利實在於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畧臣之
在此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闖
關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平蜀

之舉更聽後勅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
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審又表曰昔鄧
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
者鬪實力故也况臣才絕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
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
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尅今王
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
但得之有旦晚爾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
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
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劍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

世亂則逆世清則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
伐危事不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
戰懼寧可一日爲心所以勉強者旣得此地而自退
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類
有陳請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尅
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
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
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尅不得則
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嘗多生
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

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揚非唯五
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
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旣遠不能仕進至於
州綱無繇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
悞多生動靜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尅城
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
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爲
國有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

崔延伯宣武永平中爲後將軍幽州刺史梁衍遣其
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延伯爲別將
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
瓮生拔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
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
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旣斷祖悅等走路又
令舟舸不通繇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
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與楊大眼等至自
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
尚雄猛皆國之名將北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
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
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

時俱下往無不尅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旣對聖顏
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
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
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
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

袁翻孝明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會蠕蠕主阿那
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
翻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
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爲
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降服衰弱則降富疆

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
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
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
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
疆場自卜惟維食定鼎伊瀝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
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
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絕如綫
而高車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繇種類繁多
不可頓滅故也然鬪此兩敵卽卜莊之算得使境上
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繇也今蠕蠕內爲高車所

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碁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百王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不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眾

處處碁布以望令主爾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民皆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收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

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
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
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仍令監護婆
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
爲置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
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尅厲使
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
流沙卽是我之外籓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
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遁逃之寇於
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

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
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
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
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較練糧仗部分定見處置
得所入東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
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卽是大磧野獸所
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
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
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
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

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
曹世表孝明時爲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梁將
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護鄭辨反於州界爲之內
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
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涼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
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
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舉病出
外呼統軍是玄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致深入爲寇
者以護辨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護
移軍歡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

護破則湛僧珍自走東南請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
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卽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
官軍卒至一戰破護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辨
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
收辨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
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
賀拔岳孝莊時爲衛將軍討万俟醜奴於渭南傍水
分置精騎四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
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
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

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數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

慕容儼為京畿都督孝宗時西荊州為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平太守宋帶劔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太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劔造次惶恐不知所為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

遂定

叱列延慶孝宗時為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前廢帝即位幽州刺史劉靈助舉兵倡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劉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

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
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
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揀精騎一千
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

侯淵爲驃騎將軍討韓樓配卒甚少淵遂廣張軍聲
多設俱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
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
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
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
兵旣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

遂率騎夜集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
應遂遁走追擒之

樊子鵠出帝時爲東南道大行臺時蕭衍遣元樹入
據譙城子鵠討之逆戰大破梁衆遂圍譙城樹勒兵
出戰輒被摧衄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梁武遣
救乃分兵擊梁荊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
望風逃散樹旣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
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
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梁譙州刺史朱
文開俘馘甚多

北齊堯雄初仕後魏爲二豫揚郢四州都督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南荊州雄曰白苟惟梁之北面重鎗因其空虛攻之必尅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荊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鎗將苟元廣兵二千人

薛循義爲東魏衛將軍從神武戰沙苑退還晉州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士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甚嘉之斛律羗舉東魏時爲都督從神武西討大軍齊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羗舉曰黑獺聚兇黨強弱可知若

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逕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

斛律金爲東魏汾州刺史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爲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敗喪軍士八萬侯景歛西魏力人時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

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矣

盧勇行維州事東魏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
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
勢於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
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爲十隊鳴角
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驅馬三百匹
逼夜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神武令勇行廣州
事

張亮爲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
周太祖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
引鏢舸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

段韶爲并州刺史周武帝遣將率羗夷與突厥合衆
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
前東拒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旣倉卒兵馬未整世祖
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令趙
郡王肅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
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
勢自有限今積雪旣厚逆賊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
勞我逸破之必矣旣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燼無

復子遺自餘通宵奔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冢宰許惇為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獨孤永業後主時為河陽道行臺僕射雒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怒速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將至乃解圍去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闈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二十六

機畧第五

後尉段承初仕後魏孝武時為左光祿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西自嶠潼東至鞏雒屠陷塢壁所在為患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無城柵唯以寇抄為資取之在速不在衆

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破平之李賢初仕後魏孝武時爲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收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

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結連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搃一陣併力擊之彼旣同惡扣濟理必搃萃於我其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頗北賢乃率數百騎徑

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餘頭千謹初爲後魏元纂鎧曹從事率二千騎追討茹茹爲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入塞後爲西魏驃騎大將軍從太祖攻齊神武于却山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大亂

以此大軍得全率兵鎮潼關進位在國大將軍李穆爲西魏并州總管以功授都督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太祖墜於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扶太祖因大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在此敵人不疑是貴人也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

李弼爲西魏秦州刺史從太祖東討雒陽弼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來至穀城弼遣軍士鼓譟度柴楊塵貸文以爲大軍至遂敗斬之虜其衆

韓雄爲西魏東徐州刺史時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

畧與雄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叔畧城東假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叔畧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叔畧首

李遠初為西魏驃騎大將軍時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北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軍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當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脆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嘗

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嘉曰李萬歲

遠字

萬歲所言差彊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

大軍繼進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

尉遲迥為西魏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

陵既以內難方殷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

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

伐蜀太祖曰蜀可取矣取蜀制勝在茲一舉乃與羣

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

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為然謂迥

曰伐蜀之事必以委汝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

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兵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迺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宇文鼎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

王悅爲西魏大行臺尚書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賢於是遂降悅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爭之城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卽令悅率

輕騎徑趨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竒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太祖卽以悅行刺史事

楊紹爲西魏車騎大將軍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時梁蕭循固守梁州紹以爲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饟不繼城中若致死於我懼不能歸請爲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修初不肯出紹又遣人罵辱之循怒果出兵紹率衆僞退城降以功授輔國大將軍

宇文測爲西魏大都督行綏州事先是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嘗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道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楊標行建州事東魏遣太保斛景攻昭正平復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斛律俱會於是敵衆漸盛標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洩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標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卽授建州刺史

史寧爲西魏涼州大都督宕昌叛羗獠其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寧擊走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其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其聞之復招引叛羗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羗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生羗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

若追討恐曠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以此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狗而斬之并執鞏廉王送闕

賀若敦爲西魏驃騎大將軍討陳將侯瑱于湘州時土人啞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有叛人乘

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二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以故糧援旣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瑩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瑩等聞之良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

師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亦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
農業瑱等無如之何

權景宣爲西魏車騎大將軍鎮荊州與開府楊忠拔
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民吳士英等殺刺史黃道玉
因聚爲寇景宣以英等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
恐同惡者衆廼與英書僞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
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散其黨與
陸騰爲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陵州本寵獠恃險麓
巖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旣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
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

棄其兵伏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
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斬
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後爲隆州摠管鐵山獠抄斷
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欲至鐵山乃僞還
師賊不以爲虞遂不守備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
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千人招納降附
者三萬戶

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建德之後武帝志在
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
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徃歲出軍徒有勞

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讎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鷗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騎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鷗以北萬春

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選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嘗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賊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後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戡巴蜀塞表無虞河內底定

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二方未遑東畧遂
使漳滏遊魂更存餘畧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
取亂猶煩再舉令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
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
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
司寇淮南公元衡關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
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策後爲徐州總管尉
遲迥反於相州詔孝寬伐之以小司寇叱列長文爲
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大都督
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

變遂稱疾徐行又遣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
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
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
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餼酒及
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
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繇是不及時或
勸孝寬以爲維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城內舊有鮮
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
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維受賜旣至
維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齊王憲武帝建德五年爲前鋒東伐憲守雀鼠谷帝
親圍晉州憲進兵寇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
焚橋守險軍不得進遂屯於永安齊主聞晉州見圍
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在國陳王純屯千里徑大
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栖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
並受憲節度憲密爲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
而作不得尊嘗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
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齊主分軍萬人向
千里徑會被勅追還齊主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爲帳
幕不疑軍退矣

李雄領左後軍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雄率步騎二千
督軍糧於洮河爲賊所持數日雄患之遂與僞和虜
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爲侯
隋宇文弼初仕後周爲侯莫陳昶監軍率兵擊突厥
弼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如絕絃若欲追躡
良爲難及宜選精騎直趨祁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
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
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
眞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
達奚長孺初仕後周爲左前軍勇猛中大夫與烏丸

執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執令長孺逆拒之長孺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流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孺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

張威初仕後周爲京兆尹高祖輔政時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

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自西嶺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

于仲文初爲後周大將軍尉遲迥之亂仲文大破迥將檀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李子寬遯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旣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尅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

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地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恃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噪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爲之不

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

宇文忻爲後周豫州總管從韋孝寬討尉遲迥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顯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噐而走轉相騰籍聲如雷霆乃傳呼曰賊敗矣眾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而走

梁睿爲益州總管高祖開皇初突厥方彊恐爲邊患乃陳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

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
下策以其餘來忽往雲屯霧散疆則騁其犯塞弱又
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
類尚爲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
未平去病辭宅先零尚在玄國自効臣才非古烈而
志追昔士謹條安置北邊鎮烽候其人馬糧貯戰守
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高祖嘉歎久之答
以厚意

王長述爲信州總管開皇初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
爲上流之師高祖善其能類加賞勞下書曰每覽高
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遂以公爲元帥也

高頴爲左領軍大將軍開皇初高祖嘗問頴取陳之
策頴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
彼收穫之際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
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嘗
後便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
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
害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計數
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長孫晟爲左勳衛車騎將軍開皇中護突厥染干於

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

楊素開皇中為伐陳行軍元帥時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

上流以逼戰船素與大將軍劉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鑱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蛋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破賊千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仁壽中又以左僕射爲行軍元帥出擊突厥于雲中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白屯積南無復虜庭矣

來護兒爲上開府開皇中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總

官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初渡江鼓噪而進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船數百置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

何稠爲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

主莫崇解兵降欵桂州長史王文同鑠崇以詣稠所
稠詎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使邊民擾叛非崇之
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而
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散
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
相繼降欵

周法尚仁壽中爲行軍總管討遂州叛獠平之崑州
烏蠻反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
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
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

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
破之獲其渠師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捷聞賜奴婢
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後爲定襄太守大業初
煬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
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
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鐘鼓相聞首
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
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
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
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

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姓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
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勾陣此
外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
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

楊義臣仁壽末爲朔州總管煬帝卽位漢王諒作亂
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
臣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
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淵谷出其不意義臣
騎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
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

擊破之

李子雄爲驃騎大將軍後坐事免煬帝初漢王諒亂
帝疑幽州總管竇杭有貳拜子雄爲冀州刺史馳至
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杭恃素貴不時相覓子
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杭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
雄伏甲請與相見因擒杭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
并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畧地燕趙正攻并
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大破之
史祥爲右衛將軍煬帝卽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
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秦公理自太行下

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
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
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
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攻具公
理使諒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
艤南洋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率精銳於下流潛渡
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沮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
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
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

人

唐李仲文武德初爲行軍總管擊劉武周于雀鼠谷
爲其將黃子英所擒因詐危篤守者不以爲意子英
牧豎本關中人思欲西歸陰結仲文仲文因謂守者
曰吾瘡臭君幸一扶我出營洗之守者數人扶之至
水向牧豎以子英駿馬數匹來詣仲文所仲文洗訖
將人營人又扶之仲文曰媿君相扶詐若不自安者
牧豎囚曰公可乘馬去仲文佯爲不敢牧豎固請之
仲文與牧豎各乘一馬將至營門遂鞭馬而遁營中
大囂賊競追之行數十里迷逆失道追人且至於是
棄馬竄林莽間會暝追騎各去仲文遂得西京上表

聞請罪高祖慰諭之復令帥師以拒賊

盛彥師武德初爲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萬寶以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矢刀楯卽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雒

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雒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旣度陝州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大將軍

羅士信武德中爲新安道行軍總管及大軍至雒陽士信以兵圍王世充千金堡其中人大罵之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從南而來至於堡下詐言

從來都來投羅總管也因令嬰兒啼噪旣而佯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五千人於路側候其開門奮擊遂破之無遺類

任瓌武德中爲河南道安撫大使至宋州屬徐圓朗據兖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圓朗俄又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濬又諫曰樞與公謹並世克之將及諸州質子父兄皆反

此必爲變瓌不答樞至則分配質子並與土人合隊居守賊旣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悉來爲賊賊之子弟安可城守樞因縱諸縣各殺質子梟首于門外遣使報瓌瓌怒曰遣諸將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旣遣縣人殺賊質子寃隙已大吾何患焉樞果推却圓朗事平遷徐州刺史

楊武通武德三年爲將軍擊王行本于河東乃掘圍以逼之武通謂掘圍者曰若見賊但退走以避之行本果出兵掘圍者走行本奔趨之武通率騎橫出擊

之賊衆潰因縱兵乘勝殺七百人自此兵勢漸弱
河間王孝恭武德三年以趙郡王爲夔州總管時蕭
銑據江陵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令大造舟楫
教習水戰以圖銑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
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爲質也尋授荆湘道行
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
水城尅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
藉其用何爲棄之無乃資賊邪孝恭曰不然蕭銑僞
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
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川之今銑緣江

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
動淹旬月因緩其救吾尅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
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既內外阻絕銑於是
出降

李靖爲開府武德三年蕭銑據荊州高祖授靖行軍
總管兼攝河間王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
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
以時屬秋潦江水汎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
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道將下峽諸將皆請
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

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然至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陷見其軍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水計萬餘人輔公祐之反也詔趙郡王孝恭東討勅追靖

入朝面受方畧令靖副趙郡王其東道副元帥李勣在瓌等並受節度公祐遣水軍總管馮惠亮率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柵斷江口築城又遣陸軍總管陳正通有衆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孝恭乃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疆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旣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丹陽旣破惠亮等可不戰而擒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祐精兵雖在水陸二道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祐旣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

絕此便背腹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爲公祐立計令其持重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李勣黃君漢等水陸俱進苦戰破之惠亮等奔走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餘衆雖多不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龐玉武德中爲梁州總管遇巴州山獠相聚爲亂玉進兵討之梟其魁帥王多馨餘黨皆散移兵集州其苻陽白石二縣反獠據險自守兵不得進軍糧且盡其二縣熟獠與反者先爲州里互有親戚皆言賊不

可擊請玉班師玉徐云知之揚言曰秋穀將熟百姓不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也聞者大懼因謂曰大軍不去食吾穀盡吾徒皆餓死矣何得措手耶其中壯士入賊營各求其所親與相要結斬賊渠帥衆遂分散玉隨而捕之無往不尅高祖嘉之賜以口馬

劉世讓武德中爲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其中路爾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畧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

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曰非公無任此者乃使馳驛往經畧之

劉蘭爲夏州都督府司馬武德中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臥鼓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

柴紹爲右驍衛大將軍武德中吐谷渾與黨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駭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薛萬均爲幽州裨將武德中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總管羅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皆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楊恭仁爲梁州總管武德中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多設疑兵頡利懼而退走屬瓜州刺史賀拔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遠未遑征討恭仁乃募驍勇倍道兼進賊不虞兵至之速寇其

二城恭仁悉放俘虜賊衆感其寬惠遂相率執威而
降

張長遜武德初爲五原太守封范陽郡公時高祖遣
使者高世靜致重幣於始畢可汗路經長遜所適會
可汗死世靜奉詔停留不進處羅可汗聞而大怒將
入寇騎已至河長遜令世靜出塞申國厚禮處羅乃
意解解兵而去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二十七

機畧第六

唐張公謹太宗貞觀元年爲代州都督其後李靖經
略突厥以公謹爲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
利縱慾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則王
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刑部同羅僕骨廻紇延陀

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
二也突利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
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
糗糧乏絕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也頡利疎
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嘗性大軍一臨內
必才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寔多比聞自相
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
宗深納之

李勣爲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至
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旣敗
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救之勣時
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
尚多若走渡磧口保于九姓道遙阻深追則難及今
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
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
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徑進靖軍旣
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於磧
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於勣
虜五萬餘口而還乾封二年爲遼東行軍總管勣拔
高麗之新城遣副將契苾何力引兵守之勣初渡遼

謂諸將曰新城是高麗西境鎮城最爲要害若不先圖餘城未易可下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據山築柵且戰且守於是城中人扶仇等縛其城王開門請降勅遂引兵進破一十六城

侯君集爲兵部尚書參議朝政貞觀九年將討吐谷渾伏乞命李靖爲西海道行軍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爲之副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爲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乞之衆

於庫山破之伏乞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羅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輕戰過星宿川至於栢海頻與虜遇皆大克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駱弘義爲處州刺史永徽三年阿史那賀魯寇庭州攻陷金嶺城詔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等討之弘義上言臣聞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事無嘗准今有降胡來言賀魯獨據一城深溝高壘用以

自固云今正初寒積雪漢兵必不遠來誠宜乘其此
便一舉可以除勦若遷延待春恐事久生變縱不能
結按諸國必應遠亦遁逃且兵馬此行不誅賀魯處
密已許款誠處木昆等各思免禍皆知大兵欲至庶
望安全淹留不至慮更烏合然嚴冬風勁馬瘦兵寒
稼墮之憂難量進退又不可久停兵馬虛費邊糧見
我不前成其黨附伏望且寬處月處密之罪以誅賀
魯爲名除禍務絕其原未可先取其伎葉但此兩姓
見其坐奪不示招攜必自深據如棄而西過則近有
後憂先事誅夷未可卽克捨而勿問則惑義前驅事

定從宜除申弔伐此乃威恩兼舉遠懾邇安向使兵
馬早來賀魯久已懸首前機雖失須爲別圖望請於
射脾部落及發處月處密契苾等兵六千人各齎三
十日糧往掩襲大軍頓於憑水秣馬畜兵以爲聲勢
此則驅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則無損國家利則功歸
社稷且番人行動須約漢兵東西犄角又資翅翼簡
胡騎以率其前率漢兵以躡其後賀魯進退無路理
卽可擒百勝之謀在斯一舉臣恐建方至日爲計不
同軍謀乖舛後悔無及帝從其言乃制弘義與梁建
方相知經略之

蘇定方爲左武侯中郎將永徽中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三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憊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陵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去賀魯所居一百餘里布陣長驅經至金牙山賀魯牙帳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定以追賀魯擒歸于京師

劉仁軌龍朔三年爲帶方州刺史與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熊津都督劉仁願大破百濟餘衆及賊於白江拔其周留城百濟僞王扶餘豐走投高麗初仁願與仁軌旣拔百濟之真峴城詔仁師率兵渤海以爲之援扶餘豐南引倭賊以拒官軍仁師迎擊破之遂與仁願之衆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將士固守則日用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克周留城則諸城自下於是帥仁願及新羅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

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會陸軍同趨周留城
 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
 煙焰漲天淮水皆赤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偽王子
 扶餘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
 順至麟德元年仁軌上表曰臣蒙陛下曲垂天獎棄
 瑕錄用授之刺舉又加連帥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嘗
 思報效冀離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
 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輒具狀奏伏乞詳察臣
 今覩見在兵士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
 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効臣因往問海西

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

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兵士如此儻

女耕切

弱皆

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亦別貞觀永徽
 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並蒙勅使弔祭追贈官職
 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
 身死更不惜問往前度遼海者即得一轉勳官從顯
 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紀錄州縣發遣百姓充
 兵者其身少壯家有錢財賂與官府任自東西藏避
 即並得脫無錢用者雖是老弱推皆令來顯慶五年
 破百濟勳及向平壤北口戰勳當時將士號令並與

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亦到西岸唯開枷鎖
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
盡言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
本爲征役蒙授勳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勳官
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繇於此陛
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海外經略高麗百姓有
此議論難爲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
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聞
見在兵士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
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

自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瓮津又遣來去運糧涉
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士衣裳單露不堪
度冬者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
後並無准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
遠亦明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旣須鎮壓又置屯
田事籍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旣有此議不可得成功
効除此之外更須褒賞明勅慰勞以起兵士之心若
依今日已前處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
晉伐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
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

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背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嘆伏惟陛下自既得百濟已亡欲取高麗須內外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爲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能幾奄忽是逝啣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奏陳帝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仍授扶

餘隆熊津都督遣歸本國共新羅和親以招集其衆之餘勇者扶餘隆豐之弟也時走在倭國以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

劉仁願龍朔中爲熊津都督與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餘賊於熊津之東初蘇定方之軍還也仁願仁軌等尚在百濟之熊津城帝與勅書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就援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畱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卽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劉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况在滄海之外密邇豺狼

者哉且人臣當進思盡忠有死無二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畱兵鎮守制其腹心雖寇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勵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旣無備何攻不尅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奏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纔接克逆自殲非唯不棄成功實有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旣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與高麗通藪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卽爲亡虜拔人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暴

福信扶餘舊將無始殘虐

過甚餘豐猜惑外合內離鴟梟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也仁願遂與仁軌掩其不備出擊之拔其支離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仍分兵以鎮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怠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人據其城遂通新羅軍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其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赴熊津以益仁願之衆

裴行儉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儀鳳二年討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別帥李遮匐以歸初都支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議者欲發兵討之行儉上言曰吐蕃叛擾干戈未息敬玄審理失律喪師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于泥涅帥師克質在此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繇二蕃便宜從事可不勞而有功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册送波斯王乃爲安撫大食使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自秋涼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覬知遂不設備

行儉徐乃召四鎮諸蕃酋長謂曰昔任西州長史憶此從禽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爲畋遊較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使親問其安否外示閒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從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子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召諸部酋長悉詣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齎糧曉夜前進掩遮匐聞都支就擒據詣行儉降於是將吏已下

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調露元年爲定策道行軍大總管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首領初行儉率衆行至朔州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謂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也蕭嗣業運糧被抄兵多餒死所以敗也狡寇性怯不可以不備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馳車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運莫敢近之者

王方翼爲安西都護時突厥車薄反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救之至伊麗河而賊衆來拒縱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麴悉發衆與車薄合勢以拒方翼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旣而所將蕃兵謀執方翼以應賊方翼密知之悉召會議併出軍資以賜之續引出斬之會大風又振金鼓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麴等賊旣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三百人西域遂定

唐休璟爲左武衛右金吾二衛將軍則天長安中西

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已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郭元振中宗景龍中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先是婆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衆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啜行至播仙城與經

畧使左威衛軍周以悌相遇以悌謂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賞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賂二公畱不行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婆葛既得報讎又存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便勒兵攻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賄於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疏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願國家和信不來直是

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共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疫癘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未稱遂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四鎮也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爭小事方便絕和縱其醜徒來相吞擾此必然之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公爲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頃年緣默啜憑陵所應處兼四鎮兵士歲久貧羸其勢未能爲忠節經畧非是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

其掌握若爲復得事漢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懋恩之後或請分干闐疎勒不知欲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攜背忽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願受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貨無厭故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實爲非便疏奏不省楚客等旣受闕啜之賄遂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巴西兵募兼徵吐蕃兵以討婆葛婆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

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時元振在疎勒於河口柵不敢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殺嘉賓等又殺牛師獎放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元振統衆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曰與漢本來無惡只離於闕啜而宗尚書取闕啜金在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以娑葛狀奏於朝廷楚客怒奏元振有

異圖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以悌竟得罪而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爲十姓可

汗

王峻玄宗時爲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詔峻與隴右防禦使薛訥擊之峻率所部三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吐蕃於大來谷口遣其將全達延率兵繼後峻乃出奇兵七百人衣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分爲二隊使前隊遇寇大呼而後隊擊鼓以應之蕃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會薛訥率衆至武街

谷去大衆二十里爲賊所隔駿率兵迎訥之軍賊置兵於兩軍之間連數十里駿夜出壯士啣枚擊之蕃賊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其所掠牛馬而還明年突厥默啜爲九姓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內俄而小殺繼立降者漸叛駿上疏曰突厥時屬亂離所以款塞降附其與部落非有讎嫌情異北風理固明矣養成其釁雖悔何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虜此輩生梗實難處置日月漸久姦詐逾深窺邊間隙必爲患難今有降者部落不受軍州進止輒動兵馬屢有

傷殺詢問勝州左側被損五百餘人私置烽鋪潛爲抗拒公私行李頗實危懼北虜如或南牧降戶必與連衡臣問沒蕃歸人云却逃者甚衆南北信使委曲通傳此輩降人翻成細作儻收合餘燼來逼軍州虜騎憑陵胡兵應接表裏有敵進退無援雖復韓彭之勇孫吳之策令其制勝其可必乎望至秋冬之際令朔方軍盛陳兵馬告其禍福啗以繒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饒說其魚米之鄉陳其畜牧之地並分配淮南河南寬鄉安置仍給程糧送至配所雖復一時勞弊必得長久安穩二十年外漸染淳風持以銳兵皆爲

勁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則高麗俘虜置之沙漠之西編疇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場何獨降胡不可移徙近者在邊將士爰及安蕃使人多作諛詞不爲實對或言北虜破滅或言降戶安靜志欲自言功效非有以徇邦家伏願察斯利口行茲遠慮邊荒清晏黎元幸甚臣料畱住之議謀者云遵故事必言降戶之輩舊置清河之中昔年旣得康寧今者還應穩便但時異事變先典攸傳往者頡利破亡邊境寧謐降戶之輩無復他心所以多歷歲年此類皆無動靜今虜見未破滅降戶私使往來或畏

北虜之威或懷北虜之惠又是北虜戚屬夫豈不識親疎將比昔年安可同日臣料其中頗有三策若盛陳兵馬散令分配內獲精兵之實外祛黠虜之謀覓勞永安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廣爲備擬亭障之地蕃漢相叅費甚人勞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來往通傳信息結成禍胎此無策也伏願察斯三者詳其善惡利害之狀長短可尋縱因遷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卽是今日良圖畱待河水恐卽有變臣蒙天澤叨居重鎮逆耳利行敢不盡言疏奏未報降虜果叛勅峻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後爲朔方道行

軍大總管時突厥跋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軍城而反駿密請誅之八年秋駿誘跋跌等黨與八百餘人於中受降城宴樂酒酣勸兵盡殺之突厥降者繇是遂盡駿還遷兵部尚書復克朔方軍大總管

張守珪爲左金吾員外將軍吐蕃陷瓜州以守珪爲瓜州刺史黑離軍使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栽立賊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畧無守禦之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

士賊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廨宇收合流亡皆復舊業

王君奩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小谷又移攻并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奩候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奩令副使馬元慶裨將軍李車蒙追之不及君奩先令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山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奩與秦州都督張景慎等率兵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兵合

將士並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渡大非山輜重及疲
兵尚在青海之側君與縱兵盡獲俘之及牛馬羊數
萬

王忠嗣天寶初爲河東節度使每軍出卽各召本將
付其兵罷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於上
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卽驗其名罪之故人人自
勸甲仗克初後爲朔方節度每至互市時卽高估馬
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東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
少而漢軍益壯

哥舒翰天寶六年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
時卽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爲吐蕃麥莊前
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德揚景暉等潛引兵
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
率驍勇馳擊殺之畧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
還

李光弼爲北京留守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安祿山賊
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庭珣等四僞帥衆十餘
萬來攻太原光弼所部將士聞之皆懼議欲脩城以
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垂至今興功役是未見
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作

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卽倍增壘於內壞輒補之賊有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敢逼城強弩發石以擊之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伏其勤智乾元二年七月加天下兵馬副元帥是年逆賊史思明寇陷雒陽光弼令許叔異守汴州戰不勝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等降思明其將李詳畱守汴州思明又使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千人下江淮南謂之曰收得其地之日每人任取兩船錢帛將來思明乘勝而西光弼至東京謂畱守韋陟曰賊乘

鄴下之勝遂犯王畿難與爭鋒雒城無糧又不可守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徐以待之亦足以自固光弼曰此蓋兵家營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此沮澤潞三城以抗勝卽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援臂之勢也夫辯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光弼遂移牒畱守及官吏悉從廻避令軍士運油鐵等以爲戰守之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令將士赴河陽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

不守之光弼曰令守東京汜水嶺領伊闕各須人子
爲兵馬判官令判官分守得否旣而遲迴未出城賊
已至故城矣光弼引兵趨河陽行至石橋天暮令乘
炬徐行與賊相隨亦不敢來擊一夜方入河陽城賊
又於牆南掘壕塹築月城以拒光弼但屯於白馬寺
不敢居東京於是汝鄭滑等州相次陷沒於賊史思
明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
日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
也抱玉受命勒兵守南城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瑱
王等先攻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給之曰吾糧盡明日

當降賊衆大喜歛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
日堅壁請戰賊怒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
殺傷甚衆摯領軍却退光弼自將於中灘城城外置
柵籬籬外掘大塹濶二丈深如之周摯捨南城力攻
中灘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
弼於城東北角樹一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持衆直逼
其城以車千乘載木鵝營行關樓撞車隨其後勒兵
填城下塹三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塹開柵各置一
門光弼遙望賊填塹開柵過兵逼城使人語荔非元
禮曰中丞看賊填塹過兵居然不顧何元禮報之曰

太尉擬守乎擬戰乎曰戰若戰賊爲我填塹太尉復何怪也光弼曰吾智不及汝也汝其勉之元禮候柵門開遂勒兵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賊衆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以破賊遂傳令收軍却退光弼遙望軍退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元禮遂退入柵中賊亦整軍不敢逼良久元禮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衝賊大潰塹又整軍壓北而下將攻北城光弼亦領衆入北城救之登城望賊曰彼雖衆亂而器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遂命將士戰日午不決謂諸將曰

向來賊何處最堅而難犯曰某處令郝廷玉以五百騎當之又問更向何處堅命論惟貞以三百騎以當之光弼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便宜而進退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軍退者斬玉等策馬赴賊有一將援槍刺洞於馬腹連及數人一將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之乃命援槍者以絹五百匹賞之令赴戰須臾廷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不成矣命使者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而復玉等決死往戰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

俱進聲動天地一鼓而破之
僕固懷恩爲李光弼右廂兵馬使光弼守河陽命懷
恩收懷州城官軍頻不利懷恩設策潛通地道取賊
號詐傳號令賊軍亂遂收懷州城生擒僞刺史安太
清及軍將楊希文送闕下初河朔人唐希俊爲賊所
役官軍得之光弼將按軍令懷恩救免及是通地道
獲賊號皆希俊自地道先人與懷恩期於州東門登
墻以呼懷恩遂梯城而上甲士繼登斬賊六七千乃
擒太清等

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十月被逆賊安慶

緒十萬衆生擒其弟慶和初子儀自杏園渡濟河背
水而陣設壁以待慶緒而安泰清率衆以拒官軍慶
緒聞衛州圍逼悉師而南分爲三軍以崔乾祐將上
軍安雄俊王福德爲佐田承嗣將下軍榮敬超爲佐
慶緒自將中軍以孫孝哲薛嵩爲佐初子儀之列陣
也又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上令其衆曰吾
師陣于外若小退爾當登壘鼓噪而悉衆攢射又先
建高木爲三樓以望慶緒之進退賊軍纖塵所起此
皆盡知及明日戰鋒刃接子儀麾其屬僞奔於壘慶
緒果逐之善射者萬弩齊發賊軍潰走奔相州子儀

乘勝收衛州代宗永泰初子儀出鎮河中是時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來寇子儀親諭迴紇皆捨兵降馬拜曰是吾父也子儀招首領等各飲其酒與之重錦言如初子儀因說迴紇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例戈乘之如拾芥耳且其羊馬蔽地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之也今能逐戎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於靈州羣虜無所統遂許諾吐蕃知之其夕奔退迴紇逐之子儀分衆軍以接其後吐蕃大敗而迴紇逐之至靈臺再破之大曆九年子儀入朝代宗召對延英語及西

蕃克斥苦戰不暇言發涕零旣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吾城相去五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克斥勢疆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羗獯之衆每歲來闚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事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來制勝豈易爲力近入內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

機畧六
百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璘賊擬涉
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內則國之大恐
諸道易搖外有吐蕃之疆中有易搖之衆外畏內懼
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橫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
簡練未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闊勢分願陛下更
詢讜議慎擇名將俾之統軍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
五萬則制勝之道必矣未可失時臣又料河南北山
南江淮小鎮數千大鎮數萬空耗月餼曾不習戰臣
請抽赴關中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攻守必全亦長
久之計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齒髮已衰願避
賢路止足之誠神明所監詔曰卿憂深慮遠殊沃朕
心始終倚賴未可執辭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六

二十四

十九

機界六

卷之三十六

